

〈指爪之間〉

母親說，現在腳指甲愈來愈難剪了。

我和母親併肩坐著，她費力地抬起右腳來，放在左大腿上，彎屈的大拇指上，甲片灰厚。

她拿起剉刀來，長扁鐵片在手中幾度比畫著，她剉了幾下，薄薄的細屑灑落，在斜照入客廳的陽光中，飄灑落地。

我慣於在澡後修剪指甲，指甲變軟，較好剪除，俐落地咋擦一聲，上下合力切除那多餘已厚的角質。沿著指緣，切成小半圓，從左手到右手，從左腳到右腳，形成每週六晚間房裡的規律。

剪指甲的慣習亦隨年歲而更動。約莫是求學期間，我喜歡將指甲片完整地剪下，細細地留下每一片月白，十個排列；出社會與婚後，剪拾時間不再充足，指甲成片的情形取代了月牙，彷彿呼應著長大後屬於自己的時間，在俐落用力下，一小塊一小塊的細片，散落在生活的地板上。

那被切剪剉除的細小月牙，彷彿是身體的延伸，殘留著生活的痕跡。

指甲可以抓頭皮、控孔竅、剝皮扣痂，被剪除的指甲細片無用卻私密，只能在剪落入地後，用掃帚掃起，收集，置放在垃圾筒內。或許與小時候看過的恐怖傳說有關，那些細碎的指甲片尚存著與靈魂的連結，若被人拿去下符施咒，會致使一身的惶然不安。

指甲是身體的延伸，那些被割棄的角甲，應該被好好收拾，我這麼想著。

因此，那一次指甲碎片於眼前散飛，我為之驚恐。

公婆家裡，一個遠房親戚來訪，小小客廳裡坐著，長桌上擺著招待的蘋果片與熱茶，親戚借了指甲刀，開始不疾不徐地剪壓，在一下一下的聲響裡，我看到小小的指甲碎片從刀口處四處逸飛，散落，我睜大了眼，看著指甲碎片落在水果盤上、桌上、地上。

親戚態度泰然自若，剪好了指甲後，拿起桌上的茶杯，繼續談笑，啜一口溫茶，渾然不覺，他剛剛啜飲的溫茶裡，有一片自身的指甲片飛落其中。

赤著腳的公公起身走動，發現那些細碎微刺的存在，他拿起掃帚，連同塵灰一同掃除。

母親說，沒挖不行，過一陣子會凍甲。

我用食指、拇指、中指捏持著母親的腳，乾燥，皺褶，皮厚。

我看了看，說，難處理。

腳指甲麻煩，邊角沒有修剪好，指甲上的邊角細刺藏在縫裡，刺穿了肉，引發炎症，更甚者，膿包及腫痛，在一步一躡之間，針刺般的痛步步連心。小時，凍甲過兩次，爸爸建議著，以後剪指甲，把指甲剪成平緩的圓弧線，不靠縫而留下白邊，此方甚妙，指甲片上小小的三角空白，讓溝縫從此平安。

好友的手指甲總是發著炎，因為啃咬的關係。她習慣性在思考時把手指尖端靠近齒牙邊緣，啃啃咬咬，咬得好了，僅呈現啃過的痕跡，咬得不好了，連同皮肉一起啃除，紅咚咚一小片。

我停不下來，好友說。她看了醫生，說是焦慮，咬指甲能剪消焦慮。

好友試著轉移對指爪的注意，十隻指爪黏貼了白色潔淨的透氣膠帶，尚可持筆、做事，好不容易長出了一小彎指甲眉，結果還是破功地在指爪碰了口後完成全套的啃咬，伴隨疼痛。

好友困擾不已。搭配治療談話了幾次，找到了指爪和心情的連結，牙齒成為剪甲器，抑或者，指甲成了磨牙器，兩者在摩擦消磨之間，連帶著整理思緒。好友現在已能控制啃咬的力度，不致傷了自己。

母親拿起剉刀，說，這裡粗粗的。

她用老花眼鏡拿捏距離，伸出食指，在甲緣磨了磨。

我看著，然後說，這個我會。

我左手握住母親的右手，右手持捏剉刀，東磨西剉。

她笑了，說，師傅，等一下幫我擦指甲油。

做過一次指甲，跟著同事一同嘗鮮，過年前，畫了漸層的紫色，和白色五瓣花朵，點染在指甲片上，想著增加過年的手氣，買樂透、撿紅點，呈春現富。結果，那年打起牌來卻花錢如流，從此拒絕在指甲上增加顏色。也習慣了生活的素面，不戴戒指不戴錶，雙手乾淨。

甲面素顏的這幾年，指甲開始長得慢了。

每週六持剪時，張望著自己的手指，黃皮指節膚黃皺澀，彎著指頭微僵略卡，指甲也變成硬實，只長了薄薄一彎不透光的白。

修剪指甲時有種雞肋感。不修的話，心裡總覺得沒完成規矩。修剪的話，又只有聊勝於無的細細成就。一度拿捏不好手裡的剪，猶豫著是要單週還是雙週，最後在還是用著力，把指甲修在指緣內，永遠在安心的邊界內。

我不愛留指甲，不好做事，長了的指甲，持筆會卡指，彈琴會碰鍵，洗臉洗菜都不順手，薄薄的一彎月牙不僅能剝除青花菜類的硬莖外皮，讓那些菜心

不被棄置，微硬的一彎月牙更能在身軀被蚊蟲咬紅咬腫時，用指甲片壓戳出一個十字或是米字，略略止消紅癢。

能保護指節的指甲是靈長類使用工具的關鍵，正因有了這小小的外殼，讓指節的用力時有了安全的施力範圍，並讓指節有了保護。我思索到這一點是因指甲曾被銳針刺入，還好針卡在指甲片中，沒有往下，僅引來薄薄的刺痛。

多了母親身份後，也一同處理稚孩的指爪。

聽說嬰孩一開始是不認識自己的身體的，直覺式的張捉著小小的手掌和指節，長得迅疾的小小指甲片，軟又脆，薄且銳，在一個轉過頭的瞬間，小小的指爪抓出了傷痕和哭聲，紅紅的血冒成薄薄的細痕，哭聲不停。

怪誰呢？你自己捉的。我對著正在嚎哭的嬰孩說。

什麼都不懂的他，不知道自己的身體正張揚著各種邊界的可能，反射性地伸捉著各種東西，也不曉得原來手指頭是利器。也好像人生就是在伸捉之間，用指爪去探索，有時候也抓傷自己，以為是別人的傑作，其實是自己。

嬰孩的小指甲片三不五時就要修剪，修剪軟柔身軀上唯一的銳利。

指甲和頭髮都是往外的角質，但嬰孩初生的髮絲柔軟伏貼，長得慢。用小小的裹手圓套還是無用，脫落或破囊的情形時有，只好時時持剪細修，盡量把讓指甲修剪到不留月白。有一次，剪得過頭了，竟然在大拇頭上剪出一道細細的傷口，紅紅的血立刻冒出。

我當下驚惶失措，但嬰孩竟然不哭，嬰孩縮回被輕握的手，然後把指頭放在嘴巴裡唧唧唧地吸起來，血停了，被口水一潤，傷口好像沒有痕跡一樣，嬰孩的嫩皮和薄甲一樣，長得極快，沒兩天就癒合，如同沒有受過傷。

嬰孩長大後，依循著我的指爪秩序，定週修剪，不只是指甲片，還有伴隨著來的藏納污垢，幾個小小的指甲片裡積著一彎的黑，有時是墨水，有時是黑泥，在咔嚓咔嚓之後，洗手，恢復十指的乾淨。

稚孩的指甲長得快，和我是拉出不同時速。指甲長成的時速是一條急拉高緩拋跌的線，在中年過後的擁擠時日裡，劃出了慢速。

愈老，長愈慢，是吧？我問。

老了。母親說。

母親的指甲長得慢緩，像已厚的竹輪，硬殼緩抽。三個星期才修剪一次，有時候根本不用剪，拿著鐵剉刀剉一剉，磨磨鈍鈍，指甲便重回邊界。

母親示範著剪指甲的過程。

抬腳彎腿，難！要看清楚自己的腳指頭，也難！想拿捏好已老花的眼睛與腳指甲間的距離，更難！持剪要壓合時，對付那老年的鈍厚，最難！

她說，終於明白為什麼公園裡有老人家排隊在等剪腳指甲，看著一小時，細細修剪，挖除細縫裡的陳年，剪除歪扭內彎的厚指甲，再磨圓了指甲邊緣，去粗皮，二小時，幾百元，手，200 元，腳，250 元，彩繪，另計。

剪指甲的那個中年婦女口音異鄉，親切地招呼著張望打量的母親，說著，阿桑，幾百元而已，二個月不用管妳的腳指甲，二個月後再來修就好了。

原來，到了七十歲，剪指甲的秩序已慢成二個月嗎？

指甲長成贅餘的時日，長長的兩個月，我吃驚著。

腳上那些極緩慢的長成，或是，那叫老去。

七十有餘的母親每日操持家務，洗菜煮飯，日日用手，她也不慣留指甲，戴著老花眼鏡，褐紅邊框，慢慢地剪。爸爸倒是久久剪一次，少做家事，指爪似無用武之地了。指甲長得慢，在不搭不理之間，過著已老的日子。

泡個腳好了，我再試試。我說。

好啊，給師傅試看看。母親說。

我用已淡了紅的鴛鴦盆裝了溫熱的水，給母親泡腳。

以前，指甲給針刺破過。我說。

什麼時候？母親問。

在那間工廠打工時。我說。

那是尚未成年前在成衣工廠打工的回憶，坐在電動縫衣機前，製作著一件又一件泳裝的某個部份，腳控制速度，手指控制布和行走的方向，重複的動作容易讓人恍神，手指頭一同走到了針腳下方，一陣痛從指甲傳來。

卡針的第一次，驚惶失措，眼眶含淚。

隔壁機的阿姨鎮定地倒退著輪軸，讓針退出我的指甲。我看到指甲片上慢慢湧出一滴紅紅的血，凝在指甲片上。阿姨叫我把手指頭泡在機內的針車油裡，安慰著我。

那陣子，我每天看著自己的指爪，看著那個沒有癒合的小小的洞，慢慢地往外邊移去，從指甲片的中心慢慢移著，終於移到了與指甲肉離合的邊界，我耐心地再等候一週，讓小小的洞完整地在空氣中透著氣流後，剪除。這樣的事

總共發生了三次，發生到第三次時，阿姨說，三次，可以出師了，每個厲害的縫紉師傅起碼要有三次針過指甲的經驗。

成衣工廠可計件成酬，坐我前方的姐姐才二十出頭的歲數，加上晚間加班趕件，已可月入七萬。姐姐看了看我製出的工作，縫線大致合規，說我態度認真仔細，再過個兩三年，應該是個不錯的縫紉師傅。

有幾個加班的晚上，我認真想著未來。後來還是拿著打工賺來的錢，付了補習費，重考。走向另一條人生路，指節間放著紅筆或粉筆。

唉，一定很痛。母親嘆了口氣。

妳看，指甲早就好了。我展示自己的手指，甲片上有細細的直痕。

她握住我的手，嘆了一口氣。她心疼著，那一刻鐘的女兒往事。

我問起已往另一世界的阿嬤，她的更老之時。

母親回憶著，阿嬤的最後時日，頭髮幾個月打理一下，指甲久久才修剪一次，生命走到了最後的緩坡，角質層佈成了漫長的等待，在身軀究極敗壞之際，指爪宣告著不再累積，如同已贅的日子。
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哪復計東西。指爪與人世的互動彷彿即是，偶然留下痕跡，然終歸於雪化後，消逝無跡。人生和指爪之間有著呼應，一次一次的剪捨，那些規律修剪的日子秩序，隨著年歲慢慢延展，終至平緩，我明白，在雙手用力提取和嘗試放手之間，那些不再延伸的指爪，會終於侘寂。

我用毛巾擦了母親的腳，持了剪，卻不知該如何下手，試著把剪子夾住厚硬的指甲，然而手拙，只能胡亂壓剪易處理的，食指、無名指、中指，大拇指的甲緣深嵌入肉，難以挖除。

母親嘆氣，說，還是只能花錢留給高手處理。

指爪已進入不同的成長期，一個待老，一個已衰，一股不捨與驚怕之情汨汨隨指尖而冒。我握住母親的腳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索性拿起藍色蓋子的乳液，挖了一小坨，抹了抹，摩了摩，按了按。

而這一刻，母親的腳在我手中，潤澤，多痕，溫暖。